

臺灣籤詩英譯之論析

史宗玲

本論文旨在提議臺灣籤詩「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為配合有效溝通及清楚地傳遞神明的指示，使得外國讀者能透過籤詩英譯瞭解及認識台灣的民俗宗教，作者建議譯者可採用簡單化（simplification）、常態化（normalization）及明朗化（explication）之策略，以翻譯籤詩文類中使用之譬喻、文化相關詞彙及籤題。簡單化、常態化及明朗化乃是 Baker(1995) 於語料庫翻譯研究中所提出的三大翻譯語言之特性。由於此三大特性適用於籤詩中英翻譯之策略，故作者將其整合成「目的導向」翻譯詩論的策略指引。

籤詩所使用的文言文詞彙可被簡化及翻譯成普通英語用詞，此乃是簡單化策略。被省略掉的語詞，如主詞及受詞則需要還原回來，才能使其英文譯句符合英語文法，此乃是常態化策略。此外，為了減少東、西方文化所導致的跨文化溝通障礙，譯者可改寫文化辭彙與典故籤題，並增加註解及詮釋，以彰顯這些字彙及詞句之內隱訊息及文化意涵，此乃是明朗化策略。簡言之，使用簡單化、常態化及明朗化之策略，以進行籤詩中英翻譯，乃是為了聯結籤詩翻譯與實用目的之關係，並藉由功能等值觀點（非靜態的語言等值觀點）來選擇合宜的翻譯策略，以揭櫫「目的導向」翻譯詩論（the purpose-oriented poetics）的明確型範。

關鍵詞：簡單化、常態化、明朗化、文言文籤詩、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

收件：2010 年 8 月 30 日；修改：2011 年 1 月 18 日；接受：2011 年 1 月 23 日

A Critique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iwan's Lottery Poetry

Chung-ling Shih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purpose-oriented translation poetics.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at helps foreigners easily understand the intended message, the author recommends that the strategies of simplification, normalization and explicitation be used to translate metaphors,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d allusive titles of Taiwan's lottery poetry. These three strateg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by Baker (1995) as three universal features of translational language in her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ey are ideal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ome literary devices of lottery poetry, they are synthesized into strategic guidelines for the purpose-oriented translation poetics.

Difficult-to-understand classical Chinese diction can be simplified and translated into plain everyday English—the simplification strategy. Missing linguistic components such as subjects and objects in lottery poetry can be restored to render English translation grammatically accurate—the normalization strategy. In addition, to reduce East–West intercultural miscommunication resulting from cultural differences, paraphrase and addition of notes or explanations are recommended to explicate all implicit meaning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the explicitation strategy. In short, se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not linguistic equivalence, purpose-oriented translation poetics is proposed as a way to map out a pragmatic paradigm for the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iwan's lottery poetry.

Keywords: simplification, normalization, explicitation, lottery poetry, purpose-oriented translation poetics

Received: August 30, 2010; Revised: January 18, 2011; Accepted: January 23, 2011

壹、前言

隨著 1990 年代「文化轉向」之風潮¹，在現代翻譯詩學中，文化與翻譯間之互動、共生、衝突、抵制及相互影響的多重關係早已引發翻譯學者之關注。不可諱言，翻譯不僅需要處理文本的語言轉換問題，更需處理文化、歷史、社會及意識形態等非語言要素對於翻譯過程之干預與操縱。於 Bassnett & Lefeveré(1990) 合編的論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中，他們強調文化對於翻譯之影響及制約。而在《翻譯、重寫及文學名聲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中，Lefeveré(1992) 宣稱：若是在翻譯過程，語言問題與意識形態或詩學產生衝突時，需以後者為優先考量(“if 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 enter into conflict with consideration of an ideological and/or poetological nature, the latter tend to win out”)(p. 39)。由此可見，贊助機構、目的語文化及加諸在譯者的意識形態，決定了翻譯策略的抉擇以及翻譯問題的解決方法。Lefeveré(1992) 以《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 為例，說明 1950 年出版的德語譯本中，為避免影響德國人的形象，已改寫一些詞彙，如：“Deutschen” 譯作「這些德國人」(意指特定的德國人)，而不是「德國人」(意指所有德國人)(p. 66; Munday, 2001, p. 131)。Venuti(1995) 的歸化(domestication)及異化(foreignization)兩種翻譯策略，則是探討如何在譯文中彰顯原著的異國文化特性，來抵制英語世界的「翻譯種族中心主義之暴力」(“to restrain the 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p. 305)。這些翻譯學者皆注意到翻譯過程不僅處理兩套語言符碼之交換，也需考慮語言所涉及之文化相關議題，乃係為翻譯與文化箝制、干擾等各種聯結關係。

上述翻譯研究泰半以小說來作為文本分析及翻譯說明之素材，而小說隸屬於當代文學詩學的中心位置，但本文作者認為處於邊陲地位的次

等文類，如：台灣籤詩，亦是相當值得探討與開發的標的。往往這些次等文類或許減少了些許的藝術性，但另添增了許多在地化的生活元素，若是台灣籤詩的豐富文化素材能翻譯成他國語言，則外國讀者即能充分瞭解台灣的民俗宗教，並認識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故本研究將從邊緣出發替台灣籤詩發聲，以探討如何應用合宜的策略將文言文籤詩譯成英語，以開闢台灣民俗文化翻譯的新領域。正如西方人士習以塔羅牌作為占卜工具以解開個人命運之謎，華人社會亦早已使用廟籤做為求神問卜的工具。數百年來，籤詩隨著先民渡海來台，已在台灣蓬勃發展，成為庶民生活及常民宗教文化不可分割的一環。

廟籤意指「神籤」、「靈籤」(divination lot)及「籤詩」(lottery/oracle poetry)等²。籤詩大多以七言四句或五言四句的形式呈現，但不依詩韻，也不要求對仗工整及平仄效果，以方便民眾得知占卜的結果及答案，同時也作為個人解決疑惑困難的參考。籤詩來源不一，可能是古代文人的詩句，亦或是寺廟請讀書人所寫的作品，林林總總，五花八門。台灣籤詩達人劉玉龍指出，台灣寺廟使用最多的籤詩是媽祖六十甲子籤(MaZu's sixty Jiazi divine poems)，其次是關聖帝君百首籤(Saintly Emperor Guan's one hundred divine poems)，第三則是土地公二十八首籤(God of Land's twenty eight divine poems)(吳哲豪，2008)。本研究將以前兩者及觀音靈籤為例，來探討其古典詞彙、文化俗語、無連接詞銜接之並列句構、倒裝句及具有典故的籤題之英譯問題，同時將本研究置放在「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的架構中，以便討論如何使用一些合宜策略，使得籤詩英譯達成有效溝通之目的。

根據 Aristotle(1971) 的定義，「詩論」(poetics) 意指建構文學體制之文類、主題及文學技巧組合而成的綜合體制(“the inventory of genres, themes and literary devices that comprise any literary system”)(Gentzler, 1998)。Gentzler(1998) 指出早期的翻譯詩論著重「忠實」之概念，而一些學者如：Dryden(1775)、Pope(1715)、Tytler(1790)、Arnold(1861)、Steiner

(1975) 等，皆強調翻譯之目的乃是比照原文的文學形式 (analogous form)，忠實地呈現原文的意義 (sense) 及風貌 (spirit)。但近年來，一些功能學派之翻譯學者，如：Even-Zohar(2000)、Toury(1980)、Hermans(1985) 及 Lefeveré(1992) 等，皆提倡目標語導向的翻譯詩論；他們轉而注意非文本的外在要素與翻譯策略抉擇之聯結關係。於本論文中，作者提議台灣籤詩的目的導向翻譯詩論，乃是偏向功能學派的看法，為配合籤詩文類有效溝通及傳遞神明指示之目的，譯者可選擇使用簡易化、明朗化及常態化之相關策略，以處理籤詩文類所使用的譬喻及文化相關詞彙之翻譯。

貳、籤詩中英翻譯之現況

籤詩或許可視為古代文學所衍生出一項邊緣學術成就，同時也展現出寺廟文學的風貌，此乃是外國宗教文化所缺乏的。目前南投日月潭文武廟的籤詩，為了配合發展觀光事業，已在傳統籤詩上增加英文及日文翻譯。此外，斗六南聖宮在網路上亦公佈關聖帝君籤百首的英文及日文翻譯，供外國人流覽。這些對於臺灣寺廟文化之推廣，可說是一大貢獻。他們為了迎合卜問者的需求，已將籤詩分成不同等級的吉凶徵兆，如：「上吉」、「中平」及「下吉」等等，其英譯為：supreme fortune, medium ordinary fortune, and very inferior fortune 等等。表 1 列出文武廟及南聖宮各二則之籤詩英譯，並附上其原文供作對照參考。

表 1 文武廟及南聖宮籤詩英譯及其原文

	文言文籤詩	英譯
文武廟	第五籤 甲戌 中平 呂蒙正守困 子有三般不自由 門庭蕭索冷如秋 若逢牛鼠交承日 萬事回春不用憂	Lot No.5 Order No. AE Medium Ordinary Fortune (A) Wealth <u>be</u> squandered (B) Fame <u>be</u> deferred (C) Litigation <u>be</u> reached an auspicious endall. (D) Sickness <u>be</u> remediable. (E) Marriage to hold carefully. (F) Travellers <u>be</u> returned. (G) Every thing be all right <u>in good time</u>.
	第二十五籤 丙戌 中平 唐明皇遊月宮 寅午戌年多阻滯 亥子丑月漸亨嘉 待逢玉兔金雞會 枯木逢春自放花	Lot No. 25 Order No.CE Medium Ordinary Fortune (AB) Distressful litigation <u>be finally rested</u> (C) Fame & wealth <u>be</u> deferred (D) Marriage <u>be</u> auspiciously matched (EF) Good fortune to insure the pregnancy (GH) Travellers signalized the definite date of arrival

南 聖 宮	第五籤 中平 呂蒙正守困 子有三般不自由 門庭蕭索冷如秋 若逢牛鼠交承日 萬事回春不用憂 聖意：婚未合、訟未決、名利遠、音信缺、孕難生、防口舌、非知己、莫妄說。 解曰：此籤現在謀事甚不相宜。看似機緣，終竟反覆。即宜舍此另圖，自有好處。春問定得信息，如婚姻前定，自然和合，只可待時。不可妄為，時至自得成就耳。	Lot No. 5 Medium Ordinary Fortune (1) Wealth <u>be</u> squandered (2) Fame <u>be</u> deferred (3) Litigation <u>be</u> reached an auspicious <u>endall</u>. (4) Sickness <u>be</u> remediable. (5) Marriage <u>to hold carefully</u>. (6) Travellers <u>be</u> returned. (7) <u>Every thing</u> be all right <u>in good time</u>.
	第二十五籤 中平 芙蓉鏡下及第 寅午戌年多阻滯 亥子丑月漸亨嘉 待逢玉兔金雞會 枯木逢春自放花 聖意：訟多憂、終則息、名利遠、婚姻吉、孕欲保、作福力、問行人、歸有日 解曰：此籤作事遲疑，至三冬謀望亨通。卯西月日應在次年或應在遠年。枯木開花，言時運蹇後泰，如秋冬枯落之木，一到春來，開花結果，自有一番更新氣象。後福未可量也。	Lot No. 25 Medium Ordinary Fortune (1) Distressful litigation <u>be</u> finally <u>rested</u> (2) Fame & wealth <u>be</u> deferred (3) Marriage <u>be auspiciously matched</u> (4) Good fortune to insure the pregnancy (5) Travellers <u>signalized</u> the definite date of arrival.

上表之英譯文本非常簡約，雖能達到有效溝通之目地，但未能翻譯原籤詩內容，故目標語讀者無法對照原文以得知神明的原先指示，甚為可惜。此外，英語翻譯中常出現一些拼字錯誤，如：*endall*、*everything*、*definie*，其正確拼字是：*ending*、*everything*、*definite*。而英語翻譯中也出現一些英文文法錯誤（劃線部份），如在第五籤中：(1)Wealth be squandered (2)Fame be deferred (3)Litigation be reached an auspicious endall (4)Sickness be remediable 等等，其修正之句構可為：(1)Wealth is squandered (2)Fame is deferred (3)Litigation has reached an auspicious ending (4)Sickness is remediable。而在第二十五籤中：(1)Distressful litigation be finally rested (2)Fame & wealth be deferred (3)Marriage be auspiciously matched (5)Travellers signalized the definite date of arrival 等等，其正確之句構可為：(1)Distressful litigation is finally settled (2)Fame & wealth are deferred (3)Marriage is auspiciously held (5)Travellers informed the definite date of arrival。作者亦發現文武廟及南聖宮的籤詩英譯竟然完全相同，錯誤亦雷同（只是標示譯句順序時，前者以英語字母標示，而後者以阿拉伯數字標示），此易讓讀者懷疑是否台灣籤詩英譯未經過編輯者之審稿，亦未經過資深譯者之校對，甚為遺憾。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籤詩英譯不是依據籤詩的本文內容去翻譯，而是依據籤詩的「聖意」來翻譯。「聖意」乃是針對功名、婚姻、出行、渡洋、風水、疾病、失物及官訟等議題，提出預告，因頁面有限，所以籤詩只挑選幾項議題來翻譯。提供聖意之目地無非是希望卜問者能立刻得到一些具體答案，以吸引更多善男信女來寺廟求籤。然而，「聖意」是寺廟解籤者的解釋，可算是籤詩的一種後設文本，不能代表原文。此外，聖意亦會隨著不同解籤者產生不同的解釋，故使用聖意作為來源語文本，其翻譯恐怕不夠周全。職是之故，本文作者建議直接翻譯原籤詩的內容及籤題，可讓卜問者依據個人的境遇及問題，自行詮釋之，此乃是「因人而異、各取所需」的作法。

籤詩英譯不是一件簡單之任務，部份原因是文言文籤詩使用古典詞彙、四字成語、俗語及倒裝句構，與現代白話文的表述方式及用詞均有些出入，所以譯者需仔細推敲，方能充分掌握其涵意，否則會解讀錯誤，並且產生不合宜之英譯。籤詩內容常常取材自中國歷史故事、古典戲劇、小說或裨官野史，尤其是籤題更是直接描述歷史人物之境遇。有鑑於此，若是譯者不熟悉或不詳細查詢這些中國古典文學及歷史文化典故，則無法瞭解其正確意涵，進而翻譯錯誤。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許多籤詩習以譬喻來傳遞一些意象，除了營造美麗的情境與優雅氣氛外，亦可從景物描述中透露出吉凶徵兆，故譯者需注意如何保留景物描述的意象，並充分表達其象徵之意涵。簡言之，文言文籤詩具有「模糊性」（倒裝句、單音詞及壓縮訊息）、「文學性」（譬喻的隱含意義及修辭技巧）及「故事性」（歷史及文化典故），所以文言文籤詩英譯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

近幾年來，臺灣學界已陸續出現一些以台灣廟宇文言文籤詩來作為研究主題的碩士論文，如：王文亮（2000）的《台灣地區舊廟籤詩文化之研究—以南部地區百年寺廟為主》、陳香琪（2005）的《台灣通行籤詩之文學性研究》、薛皓文（2008）的《臺灣艋舺龍山寺籤詩及其文學性研究》等等，但這些論文並未觸及籤詩翻譯之相關問題；畢竟這些論文撰寫者並非外語或筆口譯研究所學生，自然就不會關注或觸及籤詩翻譯研究之相關議題，但本文作者認為在全球化時代裡，為提升外國讀者對於籤詩及台灣庶民文化之認知，台灣寺廟所提供的籤詩英譯可考慮納入學者研究之範圍，藉由翻譯理論之辯證及檢視，提出一些建議，以改善目前籤詩翻譯之品質。

參、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

不可否認，文言文籤詩之英譯的確是一件極具挑戰之工作，但同時亦是一件具有意義之任務，其目的即是透過英譯讓西方讀者很快地、很容

易地來瞭解臺灣籤詩的訊息。換言之，籤詩英譯乃是以清楚傳遞訊息為目的地。為達此目的，譯者應以目標語讀者及目標語文化為導向，透過減少目標文化與來源文化之差異以消弭目標語與來源語之句構差異，使得籤詩英譯文本能讓外國讀者正確地擷取資訊。值得注意的是，籤詩不同於一般的中國詩詞，如：唐詩或宋詞。籤詩內容是使用來占卜一人的吉凶及未來，並非僅描述人生及社會百態，所以，籤詩英譯需正確地傳遞訊息。此外，籤詩不同於西方的聖經或一般勸世的經書，因為這些經書的目的乃是宣揚宗教理念，使人信服。置於羅斯的文本類型理論中，聖經或一般經書可被定義成召喚文類，但籤詩的卜問者基本上已接受宗教信仰，並信仰神明的指引，才會前往寺廟去占卜求籤，以釐清心中的困惑及迷思，故他們關切的是籤詩內容所傳達的正負含義。因此本文作者將籤詩定義為資訊文類，且強調籤詩英譯文本亦須完成此資訊文類的功能。

若是我們認為譯文之好壞乃取決於是否完成原文之功能及目的，則我們的翻譯觀點已明顯地擺脫了傳統對比語言學分析的翻譯詩論，而漸漸地朝向 1970 及 1980 年代功能翻譯學派所倡導的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從歷史的縱切面來看，早期的西方翻譯理論習以靜態的語內要素（static, intralinguistic factors）來檢視翻譯議題，如：語言學及文學形式。當時主流的翻譯詩學，亦是研究翻譯形式及表述翻譯的方法，皆著重兩種語言之對應等值關係及轉換問題。在《翻譯科學探索》中，Nida(1964) 主張兩種翻譯對等模式：形式等值（formal equivalence）及靈活等值（dynamic equivalence）。前者意指原文與譯文訊息的形式及內容對等；後者指譯入語觀眾與訊息的關係須與譯出語觀眾與原訊息關係相同（“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iver and message should aim at being the same as that between the original receivers and the SL message”）（p. 159）。而在《翻譯的語言學理論》（*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中，Catford(1965/2000) 提出兩種翻譯「轉換」（shifts）的理論，包括：（一）層級轉換（level shift）與（二）範疇轉換（shift of category），前者如：法語的條件句譯成英語時，

而轉換成非條件句；而後者又細分為句構轉換（structure shifts）詞類轉換（class shifts）單位轉換（unit shifts）或階級轉換（rank shifts）及系統內部轉換（intra-system shifts）。此種靜態的對比語言學分析以字詞及句子為翻譯單位，尚未提升到以整個文本或文化為翻譯單位。

到了 1970 及 1980 年代，翻譯研究逐漸地朝向譯文讀者、翻譯目的及譯本功能，而不再局限於靜態的語言學觀點，所以該時期的翻譯理論乃被視為功能轉向的翻譯學派，這些研究已開始注意到翻譯是否能符合譯本的功能及目的或是否能達到讀者的需求及期待。評量翻譯品質的標準已不再是兩種語言之對等關係，而是更著重一些相關的語外要素（extralinguistic factors），如：文本類型及功能、翻譯文類在多元系統中的社會地位、翻譯使用目的及語際溝通等等。在《通用翻譯理論基礎》（*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中，Reiss & Vermeer(1984) 即提出了目的論（the *skopos* theory）。"Skopos" 一詞來自希臘文，意指「目標」（aim）或「目的」（purpose）。Vermeer(2000) 認為翻譯如同人類之行為，每個動作都有其目的及結果，所以每項翻譯行為之前，必須確定其目的，如此才能決定採取何種方法及策略，以達成特定目的。Vermeer(2000) 亦強調，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同一文本可以使用不同方法來完成翻譯。換言之，譯者會意識到他必須一直依據譯文的相關原則以進行翻譯（“one must translate consciously and consist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principle respecting the target text”）（p. 228），但這些原則在每項翻譯中並不完全相同，所以沒有統一的翻譯準則。Vermeer 本人提出六項翻譯準則³〔註 3〕，並以第一項為最高準則——翻譯依據其目的而決定（the *translatum* (i.e., TT) is determined by its *skopos*）（p.119）。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譯者對於策略的抉擇往往會受到目標語讀者及目標語讀者文化背景之影響。例如，翻譯目的往往由出版商及客戶決定，如果他們的認知與譯者相左，譯者可以進一步與他們溝通、協調，唯有訂定正確之翻譯目的，才能產出合宜、妥切之譯文。

目的論基本上是以目標語為導向 (target-language-oriented)。然而，在傳統的翻譯詩學中，翻譯一向被視為是原文的複製品，所以翻譯必須忠實反映出原作的文學形式，並使用高雅詞彙以流暢地表述原文訊息。其實，此種理論早已受到質疑，因為早期翻譯研究皆以經典文學作品翻譯為例，不是通俗實用的文本。但在真實世界及現代翻譯市場中，日常處理的大多為專業文件翻譯，其翻譯之目的在於清楚、正確地傳達資訊，並重視即時溝通之效率，所以傳統翻譯詩學所主張的忠實原則及直譯方法並不適用在專業文件之翻譯。相反地，目的論導向之翻譯詩學所關切的是翻譯目的、有效溝通 (communicative function) 及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功能等值 (functional equivalence) 關係。但值得注意，正如 Schäffner(1997) 所述，翻譯目的不是隨意決定的，它完全是以目標語讀者的需求及期待來決定 (“they are determined by the needs, expectations, etc. of the target text receivers”) (Baker 1997, p. 236)。

將籤詩翻譯研究套在目的論的框架中，翻譯目的、目標語讀者、目標語文化及譯者之選用策略隨之成為翻譯研究之重點。圖 1 可顯示出漢語籤詩英譯的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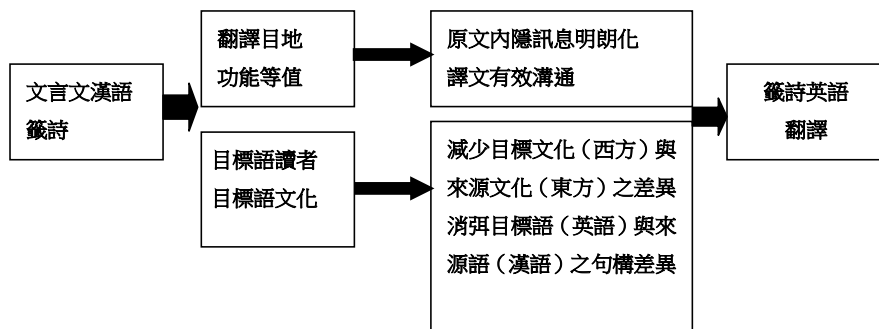


圖 1：漢語籤詩英譯的「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

雖然文言文漢語籤詩以詩歌形式來表達，應屬於 Reiss(1971/2000) 文本類型理論 (the text typology theory) 中的表述文類 (expressive text type)，但其使用目的地卻是傳達神明旨意給卜問者，所以原先歸屬的表述文類已轉換成資訊文類 (informative text type)，故其翻譯目的地是讓目標語讀者能充分瞭解訊息，而不是用來重現原籤詩的語言形式及修辭技巧，亦即不是為了達成文學欣賞之目的。或許有人會認為籤詩英譯可吸引外國觀光客來台灣旅遊，所以籤詩可被視為召喚文類，但截至目前為止，尚無文獻資料可佐證籤詩英譯與觀光客人數增加之正比關係；因此本論文暫不考慮將籤詩英譯列入召喚文類，而籤詩英譯亦非希望外國讀者能信服臺灣人民之宗教及信仰。置於全球化時代，作者僅希望透過籤詩英譯，使更多國際人士瞭解籤詩內容，並更認識籤詩中影射的中國歷史文化。

有鑑於此，籤詩翻譯之主要目的乃是達成有效溝通，使得外國讀者能認識台灣的民俗宗教。為了減少東、西方文化差異所導致的溝通障礙，譯者可採用簡單化 (simplification)、常態化 (normalization) 及明朗化 (explicitation) 之策略，來翻譯籤詩中的譬喻、文化相關詞彙及籤題。簡單化、常態化及明朗化乃是 Baker(1995) 於語料庫翻譯研究中所提出的三大翻譯語言之特性。由於此三大特性適用於籤詩中英翻譯之策略，故作者將其整合成「目的導向」翻譯詩論的策略指引。

肆、簡易化策略及籤詩英譯

為了使籤詩英譯清楚地傳遞訊息，作者建議在詞彙層面使用簡易化策略，以便原文之古典詞彙被簡化成普通詞語。「簡易化」顧名思義即是以更簡易的方法來表述，使讀者容易瞭解文本資訊。此乃是 Baker(1993, 1995, 1996) 於進行語料庫翻譯研究所提出的三大翻譯語言特性之一。Blum-Kulka & Lavenston(1983) 亦執行過一項希伯來語 (Hebrew) 轉譯成英語的小型實驗，以證實翻譯語言具有簡易化傾向。根據其實驗結果，

他們提出了三種簡易化策略，包括：1) 若無法在譯入語（TL）找到替代詞，則以較高層次的總稱（superordinate terms）代替，如：以“man”來翻譯希伯來語“almoni”（p. 44）；2) 以具有相似概念，但不一定含有完全相同意涵的譯入語代替，如：以英語“canopy”翻譯希伯來語“hupa”（具有濃厚宗教意涵）；3) 以譯入語社群熟悉及常見的詞彙來翻譯；如：以“remained”及“happened”代替“stayed”及“chanced”；4) 增加語詞及解釋使譯文更簡易明白；5) 採用改寫策略，或添加訊息，以減少譯文讀者因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閱讀障礙。

參酌上述策略，在詞彙層面，作者提出適用於籤詩英譯的一些簡易化策略，包括：1) 將古典詞彙譯成通俗英語用詞，2) 使用通俗英語用語來翻譯漢語之成語、片語及俚語，及 3) 改寫物質及非物質文化辭彙為通俗英語用語。由此可見，去除華麗典雅詞彙、避免使用特殊詞語形式及刪除來源語文化要素，乃是簡易化策略遵循之原則。

一、將古典詞彙譯成通俗英語用詞

在文言文籤詩中，古典詞彙具有特殊之藝術性與文學性，但一如上述，籤詩英譯之主要目地乃是讓目標語讀者能充分瞭解訊息，而不是為了達成文學欣賞之目的，故譯者不需複製這些古典詞彙，可改用通俗英語用詞來取代，以下乃是一些例證（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2 通俗用詞取代古典詞彙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u>雲翳</u> 欲遮風已吹 （保生大帝籤第四籤）	Clouds are going to cover the moon, and the wind starts to blow
火中言語起 <u>交繁</u> （保生大帝籤第十一籤）	Words out of an angry person's mouth easily cause trouble

抖擻從君出暗埃 (觀音靈籤第十二籤)	After you <u>cheer</u> yourself, you no longer have misfortune
衣冠重整就宿風 (觀音靈籤第三十五籤)	You adjust <u>clothes</u> and <u>hats</u> to change the <u>original style</u>

原文之古典詞彙，如：「雲翳」、「交繁」、「抖擻」、「衣冠」及「宿風」，可分別簡化其意義，並以通俗的英語用詞來翻譯，如：*clouds*、*trouble*、*cheer*、*clothes and hats* 及 *original style*。我們不需依照古典詞彙之字面意義將其譯成：*nebulousities*（星雲狀物）、*discord*、*stir up*、*attire*、*headgear* 及 *whilom façade*。如此一來，英語讀者自然較容易瞭解其意義。

二、使用一般用語取代漢語之成語、片語及俚語

文言文籤詩中偶而也會見到成語⁴或三字、四字片語。成語的定義可為具有典源及多層意義之固定語（曾榮汾，2004），其多為四個字的穩定結構，形式整齊，且多用於書面語言，文字上趨向典雅，與一般的四字片語不同，其主要區別為：成語有一定的典源，但四字片語則沒有。此外，籤詩中經常見到俚語⁵，俚語多用在眾人的口語表達，乃是約定俗成的產物，其文字上保持著通俗的特點。

值得注意，英語中鮮少有四字成語及四字片語，而且俚語與來源語文化息息相關，具有不可取代性，所以英譯這些成語、片語及俚語時，譯者須考慮使用一般用語來取代，以下乃是一些例證（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3 一般用語取代成語、片語及俚語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萬事清吉保平安 (六十甲子籤第一籤)	<u>Everything runs smoothly</u> , and you are protected to be safe
水到渠成聽自然 (關聖帝君籤第五十一籤)	You do not need any help, and <u>a good opportunity will come naturally</u>
風雲際會在眼前 (六十甲子籤第五十二)	You are about <u>to be given a good opportunity to develop</u> your <u>talent</u>
還君依舊作乾坤 (六十甲子籤第二十九籤)	God will still make you a very prominent person <u>between Heaven and Earth</u>
而今方得貴人扶 (關聖帝君籤第九十五籤)	Today, <u>people who can help you</u> will come to help you

四字片語，如：「和合重重」、「萬事清吉」；四字成語，如：「水到渠成」、「風雲際會」；俚語，如：「乾坤」、「貴人」，在英譯中，作者已將其改寫成一般用語，如：*get along well*、*Everything runs smoothly*、*a good opportunity will come naturally*、*to be given a good opportunity to develop one's talent*、*heaven and earth* 及 *people who can help you*。由此可見，當譯者翻譯四字片語、成語及俚語時，不能採取直譯法，否則會誤譯。例如：「貴人」不能直譯成「高貴人士」，而「風雲際會」、「和合重重」不能直譯成「風與雲相遇」與「和睦會合許多次」，否則會誤導目標語讀者。此外，譯者亦很難找到對等英語詞（偶而會有，但不多）來取代這些特殊的語言形式，所以只能改寫成一般的描述語詞。

三、改寫物質及非物質文化辭彙

此外，文言文籤詩經常使用物質及非物質文化辭彙⁶，這些文化詞彙在目標語文化中往往是陌生的物質（alien to the target culture），這種詞彙與來源語文化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經濟生活、

價值觀念、心理狀態等皆有密切之關係，故將此特殊用語譯成英語時，且將其簡化成一般用語，以下乃是一些例證（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4 改寫文化辭彙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高人自送嶺頭來 （觀世音靈籤第二十三籤）	An intelligent or skilled person will appear to help you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亥子丑月漸亨嘉 （關聖帝君籤第二十五籤）	In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 you start to have good luck
常把菱花仔細看 （關聖帝君籤第九籤）	You often take a close look into the bronze mirror
憶昔蘭房分半釵 （關聖帝君籤第七十三籤）	You recall that you decided to keep half of the hairpin for memory in the bridal chamber

非物質文化辭彙，如：「高人」、「亥子丑月」，及物質文化辭彙，如：「菱花」、「蘭房」，在其英譯中，早已被改寫成一般用語，如：*an intelligent or skilled person*、*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the bronze mirror* 及 *the bridal chamber*。原先的特殊文化意涵（specific cultural connotations）已淡化成一般指涉意義（to be neutralized into general denotative meanings），所以西方讀者應可以瞭解其意義。

綜上所述，當文言文籤詩翻譯成英語時，為使譯文達到簡易化之目的，譯者必儘量避免或減少使用古典詞彙、文化相關詞語及片語，而改以使用譯入語人士熟悉常見的詞彙，此乃是籤詩簡易化翻譯之通則。

伍、常態化策略及籤詩英譯

除了將成語、片語、俚語、物質、非物質文化辭彙簡易化之外，在

句構層面，作者建議使用常態化策略，使得譯文符合目標語的基本語言表達形式。「常態化」(normalization)亦是 Baker(1993, 1995, 1996) 於進行語料庫翻譯研究所提出的三大翻譯語言特性之一（另兩大特性乃是簡易化及明朗化）。放置在翻譯框架裡來看，此特性係指譯文需符合譯入語社群通常使用的典型句法及語彙。Laviosa(2002) 曾表示常態化之翻譯語言特性往往是譯者不經意或特別處理原文慣用的特殊句型及詞語所造成的結果（“sometimes conscious, sometimes unconscious rendering”），故譯文符合了譯入語的典型特性（“the typical tex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language”）(pp. 54-55)。Vanderauwera(1985) 認為具有常態化特性的譯文比同一種語言所寫的原文更為容易閱讀、更為通俗口語、更令人熟悉及前後協調（“more readable, more idiomatic, more familiar and more coherently organized than the original”）(pp. 76-77)。譯文常態化亦是 Vonuti(1995) 所說的歸化現象 (domestication)，可讓目標語讀者不會察覺到他們正在讀譯文。常態化或歸化的譯文是以讀者為導向，將原文作者送到目標語的文化中，讓來源語的特色及痕跡自然地消除。

就漢、英語言而言，前者是並列語言 (paratactic language)，而後者是從屬語言 (hypotactic language)，在並列語言句構中，兩個子句之間不需加上連接詞，但在從屬語言句構中，兩個子句之間需要加上連接詞，否則英語文法錯誤。基於此漢、英語言句構之差異⁷，當文言文籤詩翻譯成英語時，需大幅調整句構，以符合英語的常規、習俗或傳統表達方式。有鑒於此，作者提議在籤詩英譯的句構層面上，譯者可以使用一些常態化策略來進行翻譯；這些策略包括：1) 兩個子句之間應加上連接詞，2) 增加字詞以表示不同時態，3) 增加主詞及受詞，及 4) 使用平述句結構。由此可見，增加連接詞以區分附屬子句及主要子句、使用完整句構，不可留白，及明確地表達動詞的時態，乃是常態化策略所遵循之原則。

一、兩個子句之間需加上連接詞

漢語籤詩呈現典型的並列句構，如果譯者採用直譯，而無增添連接詞去銜接兩個子句，則其英譯之文法將會錯誤，故作者建議增加一些連接詞，如：「因為」(because)、「所以」(so)、「雖然」(although)、「若是」、「假如」、「如果」(if)、「當…時」(when)、「在…前 / 後」(before/after) 等等。見下例說明之；取自六十甲子籤詩（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5 增加連接詞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和合重重常吉慶 (六十甲子籤詩第三籤)	You get along well, <u>so</u> everything runs smoothly
雲開月出正分明 (六十甲子籤詩第七籤)	Clouds have dispersed, <u>and</u> the bright moon is showing up
積善之家慶有餘 (六十甲子籤詩五十三籤)	Your family always do good, <u>so</u> you will be rewarded
有心作福莫遲疑 (No.59) (六十甲子籤詩五十九籤)	<u>If</u> you really want to do good, you may do it right now.

上述英語翻譯中，譯者在第一句及第三句使用了連接詞 *so*，在第二句使用了連接詞 *and*，而在第四句使用了連接詞 *if*，如此一來，兩個子句之間的因果（增添 *so*）、對等（增添 *and*）及條件（增添 *if*）等邏輯關係，則必然更加清楚、明確地彰顯出來。

二、增加字詞來表示不同時態

漢語動詞本身沒有時態變化，永遠使用現在式，所以為了使英語翻譯之文法正確，譯者須斟酌語境之需求，自行改變動詞時態，以符合英語句

構之常態模式。見下例說明之；取自六十甲子籤詩（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6 增加表時態字詞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可惜今年汝 <u>虛度</u> （六十甲子籤詩第十籤）	You <u>have wasted</u> much time this year.
漸漸日 <u>落</u> 西山去 （六十甲子籤詩第十籤）	The sun <u>is</u> gradually <u>falling</u> in the west.
前途祿位 <u>見</u> 太平 （六十甲子籤詩二十四籤）	Your future and career <u>will become</u> smooth.
前途變怪自然 <u>知</u> （六十甲子籤詩三十五籤）	If there is some change in your future, you <u>will</u> naturally <u>know</u> it.

上述英語翻譯中，譯者在第一句使用了現在完成式（*have wasted*），在第二句使用了現在進行式（*is falling*），而在第三及四句使用了未來式（*will become* 及 *will know*），如此一來，更能適切地表達出敘事者之語氣，所以在籤詩英譯中，增加字詞以表示不同時態之目的，除了使句法之文法較為正確外，亦可使上下文之訊息更清楚地表達出來。

三、增加主詞及受詞

英語句構含有主詞、動詞及受詞等，而漢語句構則常省略主詞及受詞，故為了使英譯句之文法正確，我們需要將主詞及受詞還原回來。見下例說明之（取自六十甲子籤詩）（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7 增加主詞及受詞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命內 <u>自然</u> 逢大吉 （六十甲子籤詩二十二籤）	In your life, <u>you</u> 're entitled to have good luck.

__欲去長江水闊茫 (六十甲子籤詩二十三籤)	You want to go to the vast Yangtze River.
萬事清吉__莫煩惱__ (六十甲子籤詩二十三籤)	Everything runs smoothly, so you should not have too much worry.
去後__不須回頭問__ (六十甲子籤詩五十六籤)	After the event, you should not ask it again.

上述四句文言文籤詩中，皆沒使用主詞如：「你」(you)，而最後一句少了受詞如：「它」(it)，故譯者須自行增添被省略的主詞及受詞，使得英語譯句之結構符合常態模式。

四、以平述句代替倒裝句

文言文籤詩常使用倒裝句，為了使英語譯句符合多數英語人士慣用的常態語法，譯者可以將倒裝句譯成平述句，見下例說明之（取自六十甲子籤詩）（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8 以平述句代替倒裝句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凡事 不須多憂慮 (六十甲子籤詩第四籤)	You need not have too much worry about <u>everything</u>
福祿 自有慶家門 (六十甲子籤詩第四籤)	Your family will be naturally rewarded with <u>good luck and wealth</u> .
總是 前途 莫心勞 (六十甲子籤詩二十五籤)	You should not always worry about <u>your future</u>
心中事務 盡消磨 (六十甲子籤詩五十六籤)	You can resolve all <u>anxieties and worries</u>

上述文言文籤詩中，受詞如：「凡事」(*everything*)、「福祿」(*good luck and wealth*)、「前途」(*your future*)及「心中事務」(*your anxieties and worries*)，

皆放置在句首，此乃是倒裝句結構，為了使其英語譯句容易被西方一般讀者接受，譯者應將倒裝句還原成常態的平述句，所以置於句首的受詞應移轉到英語譯句之末端。

綜上所述，當文言文籤詩翻譯成英語時，為使英語譯句之語法常態化，譯者必須增加連接詞、使用完整句構、明確地表達動詞時態，及還原倒裝句結構，此乃是籤詩常態化翻譯之通則。

陸、明朗化策略及籤詩英譯

除了上述簡單化及常態化 (normalization) 策略外，作者建議在內容訊息層面使用明朗化策略，譯文可藉由增加額外的註解及詮釋，將內隱訊息外顯出來。明朗化 (explicitation)⁸ 照字面解釋，即是將文本之內隱訊息 (the implicit information) 清楚地表露出來 (to be explicitly presented)，此亦是 Baker(1993, 1995, 1996) 進行語料庫翻譯研究時所提出翻譯語言的三大特性之一。Baker(1996) 將此特性定義為：在譯文中詳細說明事情，不要使訊息隱諱不明 (“to spell things out rather than leave them implicit in translation”) (p. 180)。

Vanderauwera(1985) 表示，為了使譯文呈現明朗化特性，可使用一些策略，如：擴展壓縮段落 (expansion of condensed passage)、增加修飾詞、量詞及連接詞 (addition of modifiers, quantifier and conjunctions)、增添額外訊息 (addition of extra information)、插入解釋 (insertion of explanations)、重覆說明 (repetition of previous details)、精確處理內隱或模糊資料 (precise rendering of implicit or vague data)、更正確描述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s)、將地理位置及名稱命名清楚 (naming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s) 及寫出代名詞所指涉之意義 (disambiguation of pronouns with precise forms of identifications) (p. 53)。參酌上述策略，在內容訊息層面，作者提議了一些明朗化策略，包括：1) 針對譬喻，直接註明象徵

意義或在文末加上註解，2) 針對文化詞彙，在文中嵌入解釋，或在文末加上註解，及 3) 針對籤詩題目，在文末加上典故註解。由此可見，針對譬喻、文化詞彙及籤題，若能增添額外的背景訊息，則可幫助讀者充份瞭解籤詩字裡行間（between the lines）或字裡行外（beyond the lines）及互文（inter-textual）的訊息，並降低讀者之詮釋負擔，增進其對於中國歷史、文化之認知，此即是利用明朗化策略來翻譯籤詩之效益。

一、針對譬喻，直接註明象徵意義或在文末加上註解

籤詩中含有許多譬喻，故意象豐富。譬喻乃是藉由某件事物來說明另一件事物的一種修辭技巧，其目的是以具體事物來描述抽象的情感⁹。一般常見的籤詩所附的解籤內容，並未針對譬喻加上註釋。若是譯者只是直譯出譬喻的表面意義，而未說明譬喻的象徵意義，恐怕西方人士對於這些譬喻的真正意涵只能一知半解，所以籤詩英譯時，譯者可直接在句中解釋譬喻的象徵意義或在文末加上註解，以下乃是一些例證（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9 增加譬喻註解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真金 經火煉千回 （保生大帝六十籤第一籤）	Genuine gold (a person's real talents) can pass the fire test for many times
冬來嶺上一枝 梅 （保生大帝籤詩第六十九籤）	In the winter, a plum flower (noble sentiments) blooms in the mountain
三千 法律八千文 （關聖帝君籤第七十六籤）	Many law books contain many provisions Note: In Chinese culture, “3” and “8” means the huge quantity
乍聞 喜鵲 噪簷聲 （保生大帝籤詩第二十八籤）	You suddenly hear the magpies singing in the eaves Note: The magpie a symbol of good news or good luck

在華人社會裡，「黃金」是很珍貴的物品，所以常用它來象徵一個人的真才實學，唯有真正的才能（true talents）才可以經得起考驗。此外，有關「梅花」之意象，更具有特殊之文化意涵，所謂歲寒三友：「松、竹、梅」，在嚴寒霜雪中不畏大自然力量之侵襲，仍挺直不屈，故常以此象徵君子的高貴情操。此外，中國古代農業社會中，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動物習習相關，故農民曆十二生肖即以十二種動物命名。動物不只是一種形體，而是具有獨特的個性與象徵，如「喜鵲」即代表好消息或好運，是吉祥之徵兆。而數字「3」或「8」在華人社會裡，更具有眾多、豐盛之意涵，因為上述之譬喻具有東方獨特之文化意涵，所以譯者需在句中嵌入解釋，或在文末加上註解，以減少東、西方俗語差異所導致的跨文化溝通障礙。

二、針對文化詞彙，在文中嵌入解釋，或在文末加上註解

如前所述，文言文籤詩含有許多文化詞彙（culture-specific items or CSI），所以籤詩的翻譯不僅關係著兩種語言，且還涉及兩種文化之轉移（to involve not just two languages, but also to transfer from one culture into another）。因為東、西方文化存有很大之差異，所以翻譯文言文籤詩中的文化詞彙時，譯者應在譯文中嵌入解釋，或在文末加上註解，才能清楚地將中國文化之背景訊息表明清楚，使得西方讀者更深入瞭解文本，以下乃是一些例證（註：底線及黑體字乃是方便讀者對照）。

表 10 增加文化詞彙註解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從教一躍 <u>禹門</u> 過 （觀世音靈籤第二籤）	From now on, the whales are able to jump over Yu Mun Note: Yu-Mun is the gantry, known as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in the Yellow River, so it a symbol of great challenge.

何須<u>打瓦</u>^a 共<u>鑽龜</u>^b (關聖帝君籤第十籤)	You do not need to <u>break titles</u> and <u>drill turtle shells</u> for divination Note a: “da-wa” refers to an ancient way of divination. People break the title to observe its cracks and predict one’s good or bad luck. Note b: “Zuan-guei” refers to an ancient way of divination. Turtle’s shell is being drilled, and then is burned for people to see the cracks and to judge the auspicious or ominous sign.
要君賜受<u>金魚袋</u> (觀世音靈籤第十三籤)	Now the emperor (supervisors) will award you <u>bags of goldfish (high-level official posts)</u>
正是<u>蘊隆中伏</u>時 (關聖帝君籤第七十籤)	Now is the “Jhong-fu” period of time, ranging <u>from mid-July to mid-August</u> Note: “Jhong-fu” refers to the hottest period of time throughout the year.

上述文言文籤詩中，文化詞彙，如：「禹門」(Yu-Mun)、「打瓦」(*break titles*)、「鑽龜」(*drill turtle shells*)、「金魚袋」(*bags of goldfish*)及「中伏」(*from mid-July to mid-August*)，皆有其特殊意涵，故不能僅從字面上去解讀其意義。處理這些詞彙時，譯者可在譯文中嵌入解釋，如：(*high-level official posts*)，或在文末加上註解，如：Yu-Mun is the gantry, known as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in the Yellow River, so it a symbol of great challenge (「禹門」意指龍門；是在黃河最危險的地方，所以象徵極大挑戰)及 “Jhong-fu” refers to the hottest period of time throughout the year (「中伏」指一年中最熱的時期)等等。如此一來，西方讀者才能真正瞭解這些文化詞彙的真正意涵。

若將籤詩與唐詩比較，我們可發現後者所使用的譬喻慣用語及文化詞彙較少。此外，同樣是描述景物，但籤詩已將景物象徵化，以暗示一人的境遇，但欣賞唐詩的讀者不會從內容中尋找與自己命運的關連性，故唐詩英譯不須特別強調動、植物及大自然譬喻所影射的正面或負面意義。此外，唐詩或宋詞通常是傳達詩人本身對於國家、人生及社會百態之感觸及反思，他們強調詩人情感之發抒，表述成份很明顯。反之，籤詩內

容泰半是預告個人的命運或前途，如：「子有三般不自由、門庭蕭索冷如秋、若逢牛鼠交承日、萬事回春不用憂」（關聖帝君籤第五籤）。因為此兩種詩詞內容稍有不同，其翻譯策略也稍有不同。翻譯唐詩或宋詞時，應強調文學創作之美學效果。若是重製文學美學效果與訊息明朗化相衝突時，譯者往往會犧牲溝通效果，此乃是唐宋詩詞與籤詩翻譯之差異。

三、針對籤詩題目，在文末加上典故註解

除了文化詞彙外，籤詩附屬標題常含有中國古代文人、歷史人物及英雄之典故，典故來源包羅萬象，除了歷史傳奇，亦有稗官野史、儒家經典及詩詞小說。其中最常用的是大家所熟悉的歷史人物事蹟，而這些故事的好壞結局多數與籤詩所暗示的吉凶徵兆有著密切關係。但目標語讀者可能對這些典故完全陌生，故為了幫助他們藉由典故人物的遭遇，預測其未來之處境，譯者可在文末加上典故註解，以下乃是一些例證（取自觀音靈籤）。

表 11 增加典故註解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姜太公渭水垂釣 (觀音靈籤第二籤)	<i>Jiang Taigong went fishing by Wei River</i> Allusion: At the age of 80, Jiang Taigong remained not appreciated by others. He went fishing by Wei River everyday. One day, King Wen planned to go out hunting, and before he left home, he prayed to God for some instructions. A clue given by God was that he would encounter a talented person in the hunting trip. When King Wen and his entourage came to Wei River, they saw Taigong sitting on the riverbank fishing. After talking to Taigong, the king immediately knew Taigong's great talent, and then sincerely asked Taigong to assist him in handling state affai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 king re-established the Zhou Dynasty after destroying the Shang Dynasty.

<u>范文公斷齏畫粥</u> (觀音靈籤第八籤)	<i><u>Fan, Zhongyan chopped pickles, and divided frozen porridge</u></i> Allusion: In the Song Dynasty, Fan, Chung-yen moved his home to Nanjing for some advanced study. He refused his stepfather's financial support, and lived a very poor life. To save money, he cooked the porridge, and divided the frozen porridge into several pieces. He ate only two pieces and some chopped pickles for each meal. One day, his friend brought him something to eat, and he did not accept the food. He told his friend: "I am very grateful for your kindness. But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living a poor life. If I eat such tasty food, I will become very critical of the future food, and then I will starve to death some day. By then, who would sympathize with me?" Later, through his efforts, Fan, Chung-yen passed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 and served as Prime Minister.
<u>溫公入相除新法</u> (觀音靈籤第四十二籤)	<i><u>Sima Guang was appointed as Prime Minister to abolish the new system</u></i> Allusion: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enforced a new system, and Sima Guang and some conservative officials opposed the system. Years later, the emperor died and a new emperor took office. Sima Guang was appointed as Prime Minister and was asked to restore the old system. Sima Guang used some extreme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old system, so many officials started to protest against him. Eight months later, he had a disease, and passed away.

加上籤詩標題「姜太公渭水垂釣」的典故翻譯後，西方讀者或卜問者便能清楚知道他／她必須到晚年才會得的別人的賞識，因此必須忍耐；此籤題典故出自《武王伐紂平話》(卷下)(新浪，2010)。此外，加上籤詩標題「范文公斷齏畫粥」的典故翻譯後，西方讀者或卜問者亦可得知他將如同范仲淹，必須經歷一段辛苦的生活，才能享受到苦盡甘來的成果；此籤題典故出自《宋史》(卷三一四)(無作者，無日期)。而籤題「溫公入相除新法」的典故，提供西方讀者或卜問者瞭解有關司馬光的故事，以

此警惕自己，不要像司馬光一樣採用激烈手段去處理事情。此籤題典故出自《文獻通考·市糴二》（馬端臨，無日期）。

綜觀上述的明朗化策略，其目的乃是將原文中模糊不清的訊息交待清楚，並解除籤題中被壓縮之訊息，以利擴充文本指涉之內容，使譯文讀者能更精確地掌握資訊，進而更容易瞭解文本之弦外之音。由於東、西方的歷史文化及民俗風情不同，因而對於同一譬喻或意象往往會產生不同之詮釋，故為了避免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誤解，譯者當需要斟酌情況，以增添註解或解釋。

柒、結論

本研究係遵循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建議使用簡單化、常態化及明朗化策略來翻譯籤詩。在翻譯過程中，完全以西方讀者為導向，並以達成有效溝通為目地。在詞彙層面，建議：1) 將古典詞彙改成白話文的通俗用語；2) 使用一般用語以取代漢語成語、片語及俚語，及 3) 改寫物質及非物質文化辭彙。而在句構層面，建議：1) 於兩個子句之間加上連接詞；2) 增加字詞以表示不同時態；3) 還原內隱之主詞及受詞，及 4) 使用平述句來代替倒裝句。此外，在內容訊息層面，建議：1) 直接註明譬喻之象徵意義或在文末加上註解；2) 可在文中嵌入文化詞彙的解釋或在文末加上註解，及 3) 在文末加上籤題典故之註解。綜合這些策略，本研究提出初步的「目的導向之籤詩英譯模組」，並以一則完整籤詩之英譯（觀音靈籤第十四籤），供作譯者日後翻譯籤詩之參考。

表 12 完整籤詩之英譯

文言文籤詩	建議英譯
籤題：管仲三薰三沐見齊桓 宛如仙鶴出樊籠 脫却羈縻處處通 南北東西無障礙 任君直上九霄中	Title: Duke Qi-Huan bathes himself several times for some days before he meets with Guan-Zhong Like a crane, you finally flow out of <u>the cage (predicaments)</u> After removing all bounds, you may act freely in every aspect You want to go <u>east, west, south, and north</u>, and will not be hindered You may fly up into <u>the high sky (a symbol of high official post)</u> Note: “east, west, south, and north/dong-si-nan-bei “ is a Chengyu; it means everywhere (derived from <i>Zuo-zhuan</i>). Allus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Duke Qi-Huan greatly appreciated Guan-Zhong’s talents, and determined to appoint him as Prime Minister. Before a grand inaugural ceremony was held, Duke Qi-Huan set up a high platform, and asked his men to select an auspicious day for the ceremony. In addition, he stopped going out, refusing to interview guests, and bathed himself in fragrance for many times for several days in sequence. These things demonstrate his high respect for Guan-Zhong.

本研究已檢視、區別及描述簡單化、常態化及明朗化翻譯策略之應用效益，並檢具實證方式，以支持目的導向之翻譯詩學。作者希望在全球化時代裡，藉著如籤詩這種次文類及次文化之英語翻譯，能讓西方人士有更多機會深入瞭解台灣的庶民宗教（Taiwan’s civic religion）及中國的歷史文化（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然而，從事籤詩翻譯之前，譯者應該釐清其翻譯之目的，並確定合宜之翻譯策略，才能有效地、正確地傳輸台灣的民俗文化到國際疆域。

本論文雖然提議籤詩「目的導向」之翻譯詩論，但值得注意在某一時空下所追隨服膺的一種翻譯詩論，可能不適用於另一時空；因為在不同的文化、社會情境下，籤詩所使用目的會有所改變，而不同目的亦會影響譯者所選擇的策略，所以目的導向的籤詩翻譯詩論，如同其他翻譯詩論，其本質是浮動不定的。已落款的詩論將會被塗抹及覆蓋，並由新落款的詩論來取代。

註解

1. Bassnett & Lefeveré 借用 Mary Snell-Hornby(1990) 在其論文所提及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一詞來比喻九十年代的翻譯研究轉向。此轉移將翻譯研究注入了語外變動及文化、意識形態等相關要素。
2. 研究籤詩的中國學者林國平(2006)指出，「籤詩的歷史悠久，大約產生於唐代中後期，乃係中國古代占卜術逐漸趨向世俗化及簡易化的產物」(頁81)。然而，研究籤詩的台灣學者劉玉龍，則發現籤詩最早起源於南宋時期，由於當時民智未開，籤詩泰半以繪圖說明神明旨意，再由文人以文字詮釋，而其內容多半取自戲曲、通俗小說、稗官野史、傳奇故事及歷史故事等(顏宏駿，2008)。
3. Vermeer(2000) 在其目的論中提出六項基本翻譯原則，包括：(一) 譯文(translatum) 由其目的而決定；(二) 譯文在目的語(TL) 及其文化中傳遞之訊息與原文文化及譯出語(SL) 所傳遞之訊息相關；(三) 譯文傳遞之訊息不能清楚地回譯到原文；(四) 譯文內部之訊息(與譯文讀者的知識程度與背景相關) 須有前後連貫性；(五) 譯文與原文須有連貫性(傳遞原文訊息)；(六) 上述五項原則按重要性排列，第一項原則統馭了其他的原則(p. 119)。
4. 成語具有特殊之組合性質；有些成語可以從字面語義來判斷(to deduce meanings from individual lexical components or to interpret based on the surface meanings)，如「狗急跳牆」、「插翅難飛」等，有些則很難從字面上看出其意義，如「刻舟求劍」、「完璧歸趙」等。讀者遇到後兩個成語時，就必須充份瞭解其典源(如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呂氏春秋·察今》與《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如此才能真正體會其意涵。成語在文言文中已被廣泛地使用，但現今在白話文書寫中，仍不少留存下來。台灣教育部之成語典已收集了四十多種成語，總計中文成語約有四萬八千餘條(伊莉百科全書，2009-2010)。
5. Baker(1992) 宣稱翻譯俗語或俚語是一大挑戰，其原因乃是：1) 許多來源語中的俚語不存在目標語(“An idiom or fixed expression may have no equivalent in the TL”)；2) 有時候，來源語與目標語或許有相似俚語，但其使用之語境不同，且其內涵意義不同，所以無法直接轉換(“An idiom or fixed expression may have a similar counterpart in the TL, but its context of use may be different; they may hav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r not

- be pragmatically transferable”); 3) 來源語中的俚語往往具有書面及方言之雙重意義，故可玩弄其文字，但此功能無法成功地應用到目標語中 (“An idiom may be used in the ST in both its literal and idiomatic sens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is play on idiom may not be successfully reproduced in the TI”) (pp. 68-71)。
6. 根據 Ferrante(1998) 所下的定義，「物質文化意指人們已借用、發現或發明的具體對象，並已給予特定的意義」 (“material culture of all the physical objects people have borrowed, discovered, or invented and to which they have attached meaning”) (p. 94)。由此類推，物質文化詞彙含蓋各種有形、可實際接觸的對象，包括天然資源，如植物，樹木，礦物或礦石，以及人們為了某種目地從天然資源轉換成其他形式的物質。反之，非具體、抽象及無形的對象，乃是代表非物質文化。根據 Ferrante(1998) 所下的定義，「非物質文化包括我們不能直接通過感官辨識之無形的創造物或東西」 (“nonmaterial culture consists of intangible creations or things that we cannot identify directly through the senses”) (p. 94)。因此，有關習俗、宗教、節氣、時辰、規範、價值觀、人名和文學作品等所描述之詞彙皆屬於非物質文化詞彙。
7. 陳定安 (1997/2000) 於其著作《英漢比較與翻譯》中，列出英、漢詞語及句構的差異。他宣稱漢語是語意導向 (meaning-oriented) 之語言，重視意合，而英語是語法導向 (grammar-oriented) 之語言，著重形合，前者是藉由詞意及內部邏輯關係 (intra-sentential logical relations) 將字詞結合成為句子，但後者則倚賴詞語的特性 (parts of speech or grammatical features) 及句法規則 (grammatical rules) 來傳達語意。
8. 「明朗化」一詞最早是由 Vinay & Darbelnet(1958/1977) 提出，其定義乃是將來源語所隱含之訊息，帶入目標語，而這些訊息可從來源語文本之語境中推敲出來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information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which is present only implicitly in the source language, but which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context or the situation”) (p. 8; Klaudy 1998, p. 80)。後來，Blum-Kulka(2000) 提出了「明朗化假設」 (the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認為譯者經常在譯文中加入來源語文本中未使用之字詞，故譯文之明朗化程度得以提升 (a rise in explicitation)。最後 Baker(1993) 執行語料庫翻譯研究，且根據其結果證實了明朗化乃是翻譯語言之三大普遍特性之一 (one of the three universal features of the translational language)。
9. 譬喻係由「本體」、「喻體」及「喻詞」組合而成。「本體」代表欲說明之事物，「喻體」表示比喻指涉的另一件事物，而「喻詞」則指連接本體及喻體之語詞 (薛皓文，2008)。

參考文獻

- 王文亮 (2000)。台灣地區舊廟籤詩文化之研究—以南部地區百年寺廟為主。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
- 伊莉百科全書 (簡稱 EYNY) (2009-2010)。成語。2010 年7月2日，取自 <http://wiki.eyny.com/index.php?doc-innerlink-%E6%88%90%E8%AA%9E>

- 吳哲豪 (2008, 2月25日)。籤詩達人劉玉龍—研究籤詩寫碩士論文。**中央社**。
2009年2月8日, 取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8/2/25/m2023098.htm>
- 林國平 (2006)。論籤詩的產生的演變。**世界宗教研究**, 4, 81-91。
- 馬端臨 (無日期)。文獻通考/卷二十一・市糴考二。2011年2月8日, 取自
<http://tw.myblog.yahoo.com/quencychenkimo/article?mid=5818&prev=-1&next=5817>
- 陳定安 (1997/2000)。**英漢比較與翻譯**。台北: 書林。
- 陳香琪 (2005)。**台灣通行籤詩之文學性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高雄。
- 曾榮汾 (2004)。總編輯序。教育部成語典網路版編輯說明。2010 年7月2日, 取自<http://dict.idioms.moe.edu.tw/editex/index.htm>
- 新浪(2010)。(2010)。2011年2月14日, 取自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31467_84494.html
- 無作者 (無日期)。觀者白首籤1-25首。2011年2月14日, 取自<http://www.wretch.cc/blog/selene90618/33510049>
- 薛皓文 (2008)。**臺灣艋舺龍山寺籤詩及其文學性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北。
- 顏宏駿 (2008)。台灣籤詩文化→回銷中國。**大紀元**。2010年3月2日, 取自
<http://www.dajiyuan.com>
- Aristotle. (1971). Poetics. In H. Adams,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pp. 48-66).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Arnold, M. (1861). On translating Homer. In L. Trilling (Ed.),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pp. 204-268). New York: Viking Press.
- Baker, M.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M. Baker, G. Francis, & E. Tognini-Bonelli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 (pp. 223-250). Philadelphia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aker, M. (1995).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arget*, 7(2), 223-243.
- Baker, M. (1996).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In H. Somers (Ed.), *Terminology, LSP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engineering in honour of Juan C. Sager* (pp. 175-86). Philadelphia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aker, M. (Ed.). (1997).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assnett, S., & Lefeveré, A. (Eds.).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 Blum-Kulka, S. (2000).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298-313).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lum-Kulka, S., & Levenston, E. (1983). Universals of lexical simplification. In C. Faerch & G. Kasper (Eds.),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pp. 119-140).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Catford, J. C. (1965/2000).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yden, J. (1975). Preface to Ovid's Epistles. In T. R. Steiner (Ed.), *Essays of John Dryden* (pp. 68-72). New York: Russell Publisher.
- Even-Zohar, I. (2000).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192-1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Ferrante, J. (1998). *Soci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 Gentzler, E. (1998). Poetics of translation. In M.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67-17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ermans, T. (Ed.). (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Croom-Helm.
- Klaudy, K. (1998). Explicitation. In M.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80-8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aviosa, S. (2002).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pplications*.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 Lefeveré,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Munday, J. (2001).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Nida, 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 Pope, A. (1715). Preface to *The Iliad of Homer*. Retrieved February 8, 2011, from <http://www.poetryfoundation.org/learning/poetics-essay.html?id=237828&page=8>
- Reiss, K. (2000).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E. F. Rhodes, Tra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1) Manchester: St. Jerome and American Bible Society.
- Reiss, K., & Vermeer, H. J. (1984).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 Translationstheorie*.

- Tubingen: Niemeyer.
- Schäffner, C. (1997). Skopos theory. In M. Baker (Ed.),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235-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nell-Hornby, M. (1990). 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 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 In S. Bassnett & A. Lefeveré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p. 79-86).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 Steiner, T. (1975).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1650 – 1800*. Assen: Van Gorcum.
- Toury, G. (1980).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 Tytler, A. (1790). *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Dutton Publisher.
- Vanderauwera, R. (1985). *Dutch novel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inority literature*. Radopi: Amsterdam.
-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Vermeer, H. J. ([1984]2000).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A. Chesterman, Trans.).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221-23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Vinay J. P., & Darbelnet J. (1977)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J. C. Sager & M. J. Hamel, Tran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8).